

海上花



第十四回

單拆單單孀明受侮

合上合合賄暗通謀

按張小村趙樸齋同行至寶善街悅來客棧門首。樸齋道：「我去一揀就來。耐等一歇。」小村笑而諾之，獨自回棧。棧使開房點燈沖茶。小村自去鋪設煙盤過癮。吸不到兩口煙，趙樸齋竟回來了。小村詫異得很，問其如何。樸齋歎口氣道：「動說起！一便將陸秀寶要打戒指一切情節仔細告訴小村，并說：『我故歌去，就來裏樓盤百浪望仔一望，望到俚房間裏麥噪擺酒，擲拳，唱曲子，鬧熱得勢。想來就是

姓施個客人。」小村笑道：「我看起來還有道理。耐想，今朝一日天就有客人，阿是客人等好來噪？無撥實概湊巧呢。耐去上仔俚噪當水哉，姓施個客人末總也是上當水。耐想阿對？」

樸齋恍然大悟，從頭想起，越想越像，悔恨不迭。小村道：「難也勁去說俚哉。以後耐勁去仔末才是哉。我也正要搭耐說：我有一頭生意來噪，就是十六鋪朝南大生米行裏。我明朝就要搬得去。我去仔，耐一幹子住來裏棧房裏，終究勿是道理。最好末耐原轉去，托朋友尋起生意來再說。勿然就搬到耐噪娘舅店裏去，到也省仔點房飯錢。耐說阿是？」

樸齋尋思半晌，復嘆口氣道：「耐生意倒有哉，我用脫仔多花洋錢，一點點勿會做捨！」小村道：「耐要來裏上海尋生意，倒是難哩。就等到一年半載，也說勿定尋得着尋勿着。耐先要自家有主意，動隔兩日用完仔洋錢，勿過去，撥來耐噪娘舅說，阿是無捨意思？」

樸齋尋思這話却也不差，乃問道：『耐噪碰和，一場輸贏要幾花嘍？』小村道：『要是牌勿好，輸起來，就二三百洋錢也無恰希奇哩！』樸齋道：『耐輸仔阿撥俚噪。』小村道：『輸仔阿好勿撥嘍！』樸齋道：『陸裏來幾花洋錢去撥俚？』小村道：『耐勿曉得。來覓上海場花，只要名氣做得響末就好。耐看仔場面浪幾個人，好像闊天闊地，其實搭倪也差勿多，不過名氣響仔點。要是無撥仔名氣，阿好做恰生意嘍？就算耐屋裏嚮該好幾花家當來裏也無用碗。耐看吳松橋，阿是個光身體？俚稍微有點名氣末，二三千洋錢，手裏搯出携進，無恰要緊。我是比勿得俚。价末要有恰用場，匯劃莊浪去，四五百洋錢，也拿仔就是。耐陸裏曉得嘍！』樸齋道：『莊浪去拿仔末，原要還個碗。』小村道：『故末也要自家算計哉哩。生意裏借轉點，碰着法，有恰進益，補湊補湊末，還脫哉。』樸齋聽他說來有理，仍是尋思不語。須臾各睡。

次早十九日，樸齋醒來，見小村打疊起行李，叫棧使喊小車。樸齋忙起身相

送；送至大門外，再三囑托：『有捨生意，搭我吹噓吹噓。』小村滿口應承。

樸齋看小村押着小車去遠，方回棧內。喫過中飯，正要去閒遊散悶，只見聚秀堂的外場手持陸秀寶名片來請。樸齋賭氣，把昨夜頭一個局錢給他帶回。外場那裏敢接。樸齋隨手擦下，望外便走。外場只得收起，趕上樸齋，說些好話。樸齋只徹不聽見，自去四馬路花雨樓頂上泡一碗茶，喫過四五開，也覺沒甚意思，心想陸秀寶如此，不如原和王阿二混混，未始不妙；當下出花雨樓，朝南過打狗橋，逕往法界新街盡頭，認明王阿二門口，直上樓去，房間裏不見一人。

正在躊躇，想要退下，不料一回身，王阿二捏手捏腳，跟在後面，已到樓門口了。喜的樸齋故意彎腰一瞧道：『哦！耐阿是要來嚇我？』王阿二站定，拍掌大笑道：『我來咬間壁郭孝婆搭，看見耐低倒仔頭只管走，我就曉得耐到倪搭來，跟來耐背後；看耐到仔房間裏，東張張，西張張，我末來裏好笑，要笑出來哉呀！』樸齋也笑道：『我想勿到耐就來裏我背後。倒一嚇。』王阿二道：『阿是耐勿看見？』

眼睛大得來！」

說話時，那老娘姨送上煙茶二事，見了樸齋笑道：「趙先生，恭喜耐哉晚。」樸齋愕然道：「我有恰喜嘍？」王阿二接嘴道：「耐算瞞倪阿是？勿可帳倪倒才曉得個哉。」樸齋道：「耐曉得恰喜？」王阿二不答，却轉臉向老娘姨道：「耐聽俚！阿要惹人氣！倒好像是倪娶喫醋，瞞仔倪！」老娘姨呵呵笑道：「趙先生，耐說末哉。倪搭勿比得堂子裏，耐就去開仔十個寶也勿關倪捨事。阿怕倪二小姐搭俚喫去喫醋？倪倒有幾幾花花醋，也喫勿得陸裏搭好晚！」

樸齋聽說，方解其意，笑道：「耐喫說陸秀實！我只道仔耐喫說我有仔恰生意了，恭喜我！」王阿二道：「耐有生意，無生意，倪陸裏曉得嘍。」樸齋道：「价末秀實搭開寶，耐倒曉得哉。故是張先生來搭耐喫說個晚。」老娘姨道：「張先生就搭耐來仔一塊，以後勿會來歇。」王阿二道：「張先生是勿來哉，我搭耐說仔罷。倪搭用好包打聽來裏，阿有恰勿曉得！」樸齋道：「价末昨日夜頭是恰人住來

陸秀寶搭，耐阿曉得？」王阿二努起嘴來道：「哪！是隻狗哉哩！」被樸齋一口啐道：「我要是住來噪末，也勿來問耐哉呢！」王阿二冷笑道：「勸搭我瞎說哉！開寶客人，住仔一夜天就勿去哉，耐騙個人嘎！」

樸齋嘆口氣，也冷笑道：「耐噪包打聽阿是個聾聵？教俚去喊個剃頭司務拿耳朶來作清爽再去做包打聽末哉！」王阿二聽說，知道是真情了，忙即問道：「阿是耐昨日夜頭勿來噪陸秀寶搭？」樸齋遂將陸秀寶如何倡議，如何受欺，如何變卦，如何絕交，前後大概略述一遍。

那老娘姨插口說道：「趙先生，也要算耐有主意噪。倒撥來耐看穿哉。耐阿曉得，信人開寶是俚噪堂子裏口談呢，陸裏有真個嘎！差勿多要三四轉五六轉噪！耐末搽脫仔洋錢，再上去俚噪當水，恰犯着嘎？」王阿二道：「早晚得耐要去上俚噪當水末，倪倒勿如也說是清信人，只怕比仔陸秀寶要像點噪。」樸齋嘻嘻的說道：「耐前門是勿像哉；我來搭耐開扇後門走走，便當點，阿好？」王阿二也不禁笑

道：「耐個人啊，撥兩記耳光耐喫喫末好！」老娘姨隨後說道：「趙先生，耐也自家勿好。耐要聽仔張先生閒話，就來裏倪搭走走，勿到別場花去末，倒也勿去上俚喫當水哉。像倪搭阿有捨當水來撥耐上嘎？」樸齋道：「別場花是我也無撥；陸秀寶搭勿去仔，就不過該搭來走走。前幾日我心裏要想來，爲仔張先生，倘忙碰着仔，好像有點難爲情。難是張先生搬得去哉，也勿要緊哉。」

王阿二忙卽問道：「阿是張先生尋着仔生意哉？」樸齋遂又將張小村現住十六鋪朝南大生米行裏的話備述一遍。那老娘姨又插口說道：「趙先生，耐忒儉膽小哉！勸說張先生倪搭勿來；就算俚來仔，碰着耐來裏，也無儉要緊嘎。有辰光，倪搭客人合好仔三四個朋友一淘來，才是朋友，才是客人，俚噪也算鬧熟點，好白相；耐看見仔要難爲情殺哉！」王阿二道：「耐末真真是個罐頭！張先生就是要打耐末，耐也打得過俚嘎，怕俚捨嘎？要說是難爲情，倪生意只好勸做哉。」

樸齋自覺慚愧，向榻床躺下，把王阿二裝好的一口煙，拿過槍來，湊上燈去要

吸，吸的不得法，欲騰騰燒起來了。王阿二在傍看着好笑。忽聽得閭壁郭孝婆高聲叫：「二小姐。」王阿二慌的令老娘姨去看：「阿有伶人來噪？」老娘姨趕緊下樓。樸齋倒不在意。王阿二却擡頭側耳細細的去聽。只聽得老娘姨即在自己門前和人說話，說了半晌，不中用，復叫道：「二小姐，耐下來哩。」恨得王阿二咬咬牙，悄地咒罵兩句，只得丟了樸齋，往下飛奔。

樸齋那口煙原沒有吸到底，也就坐起來聽是什麼事。只聽得王阿二走至半樓梯先笑叫道：「長大爺，我道是伶人！」接着咕咕唧唧更不知說些甚話，聽不清楚。只聽得老娘姨隨後發急叫道：「徐大爺，我搭耐說哩！」

這一句還沒有說完，不料樓梯上一陣腳聲，早闖進兩個長大漢子：一個尙是冷笑面孔；一個竟揮拳攘臂，雄糾糾的據坐榻床，拈起煙槍，把煙盤亂擲，只嚷道：

「拿煙來！」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：「娘姨來噪拿來哉。徐大爺，勁動氣。」

樸齋見來意不善，雖是氣不伏，却是惹不得，便打鬧裏一溜煙走了。王阿二連

送也不敢送。可巧老娘姨拿煙回來，在街相遇，一把拉住囑咐道：「日裏擱人多，耐夜頭一點鐘再來。倪等來裏。」樸齋點頭會意。

那時太陽漸漸下山，樸齋並不到棧，胡亂在飯館裏喫了一頓飯，又去書場裏聽了一回書，捱過十二點鐘，仍往王阿二家，果然暢情快意，一度春宵。明日午前回歸棧房。棧使迎訴道：「昨夜有個娘姨來尋仔耐好幾掾噪。」

樸齋知道是聚秀堂的楊家姆，立意不睬，惟恐今日再來糾纏，索性躲避爲妙，一至飯後，連忙出門，惘惘然不知所往；初從石路向北出大馬路，既而進拋球場，兜了一個圈子，心下打算，畢竟到那裏去消遣消遣；忽想起吳松橋等碰和一局，且去孫素蘭家問問何妨；因轉彎過四馬路，逕往兆貴里孫素蘭家，只向客堂裏問：「吳大少爺阿來裏？」外場回說：「勿會來。」

樸齋轉身要走，適爲娘姨金姐所見。因是前日一淘碰和的，乃明白告道：「阿是問吳大少爺？俚噪來裏尙仁里楊媛媛搭碰和，耐去尋末哉。」

樸齋聽了出來，遂由兆貴里對過同慶里進去，便自直通尙仁里，當并尋着了楊媛的條子，欣然揸衣踵門，望見左邊廂房裏一桌碰和，迎面坐的正是張小村。樸齋隔窗招呼，趲進房裏。張小村及吳松橋免不得寒暄兩句。李鶴汀只說聲「請坐」。周少和竟不理。

趙樸齋站在吳松橋背後，靜看一回，自覺沒趣，越越告辭而去。李鶴汀乃問吳松橋道：「俚阿做啥生意？」松橋道：「俚也出來白相相，無啥生意。」張小村道：「俚要尋點生意，耐阿有啥路道？」吳松橋嗤的笑道：「俚要做生意！耐看陸裏一樣生意末俚會做嘍？」大家一笑丟開。

比及碰完八圈，核算籌碼，李鶴汀仍輸百元之數。楊媛媛迫：「耐倒會輸嘍。我勿會聽見耐贏歇嘍。」吳松橋道：「碰和就輸煞也勿要緊；只要牌九莊浪四五條統喫下來末，好哉嘍。」周少和道：「喫花酒無啥趨勢，倒勿如尤如意搭去翻翻本看。」李鶴汀微笑道：「尤如意搭，明朝去末哉。」張小村問道：「俚人請耐喫

酒？」李鶴汀道：「就是黎家鴻，忽然伶人高興去喫花酒。俚也勿請伶人，單是我搭四家叔兩家頭。要拆仔俚冷臺，故是跳得來好白相煞哉！」吳松橋道：「老老頭倒高興噪。」李鶴汀正色道：「我說倒也是俚本事。耐想哩，俚屋裏末幾花姨太太，外頭末堂子裏信人，還有人家人，一塌括仔算起來，差勿多幾百噪！」周少和道：「到底阿有幾花現銀子？」李鶴汀道：「伶人去搭俚算嘍。連搭俚自家也有點模糊哉。要做起生意來，故末叫熱昏搭仔邪！幾千萬做去看，阿有伶陶成！」

大家聽了，搖頭吐舌，讚嘆一番，也就陸續散去。李鶴汀隨意睡在榻床上，伸了個懶腰，打了個呵欠。楊媛媛問：「阿要喫筒鴉片煙？」鶴汀說：「勁喫。昨日鬧仔一夜天，今朝勿會困醒，懶朴得勢。」媛媛道：「昨日去輸仔幾花嘍？」鶴汀道：「昨日還算好，連配仔兩條就停哉；侬末也輸千把噪。」媛媛道：「我勸耐少賭賭末哉。難爲仔洋錢，還要糟塌身體。耐要想翻本，我想俚人贏末倒拿仔進去哉，輸仔勿見得再拿出來撥來耐哉哩。」鶴汀笑道：「故是耐瞎說；先拿洋錢去買

得來籌碼，有等碼末總有洋錢來噪。阿有佗拿勿出？就怕翻本翻勿轉。莊浪風頭轉仔點，俚噪倒勿打哉，贏勿動俚，無法仔！」媛媛道：「原是呢。我說耐明朝要到尤如意搭去，算好仔幾花輸贏，索性再賭一場，翻得轉末翻仔，翻勿轉就氣輸仔罷哉。」鶴汀道：「故末勿差。倘然翻勿轉，我定規要戒賭哉。」媛媛道：「耐能戒脫仔勿賭，故是再好也勿有。就是要賭末，耐自家也留心點。像實概幾萬輸下去，耐末倒也無佗要緊，別人聽見仔，阿要發極嘍？耐噪四老爺要問起倪來爲佗勿勸勸哩，倪倒喫仔俚閒話，也只好勿響呢。」鶴汀道：「故是無佗事個，四老爺勿說我倒來說耐？」媛媛道：「故歇說閒話個人多，倒說勿定呢。其實倪搭是耐自家高興賭仔兩場。閒人說起來，倒好像倪挑仔幾花頭錢哉。倪堂子裏勿是開佗賭場，也勸挑佗頭錢呢。」鶴汀道：「佗人來說耐嘍？耐自家來噪多心。」媛媛道：「難耐到尤如意搭去賭末哉；故末有佗閒話，也勿關倪事。」

說話時，鶴汀已自目錫吻漉，微笑不言。媛媛也就剪住了。當下鶴汀朦朧上

來，竟自睡去。媛媛知他欠困，並不聲喚，親自取一條絨毯替他悄地蓋上。

鶴汀直睡至上燈以後，娘姊盛姐搬夜飯進房，鶴汀聽得碗響卽又驚醒。楊媛媛問鶴汀道：「耐阿要先喫仔口再去喫酒？」鶴汀一想，說道：「喫是倒喫勿落，點點也無恰。」盛姐道：「無撥恰小菜呢。我去教俚喫添兩樣。」鶴汀搖手道：「勳去添。耐搭我盛一口口乾飯好哉。」媛媛道：「俚乃喜歡糟蛋，耐去開仔個糟蛋罷。」盛姐答應，立刻齊備。

鶴汀和媛媛同桌喫畢，恰值管家匡二從客棧裏來見鶴汀，裏說：「四老爺喫酒去哉，教大少爺也早點去。」媛媛道：「等俚喫請客票頭來仔了去正好呢。」鶴汀道：「早點去喫仔，早點轉去困覺哉。」媛媛道：「耐身嚮裏有點勿舒齊末，原到倪搭來，比仔棧房裏也適意點味。」鶴汀道：「兩日勿曾轉去，四老爺好像有點勿放心，轉去個好。」媛媛也無別語。李鶴汀乃叫匡二跟着，從楊媛媛家出門赴席。

第十五回

屠明珠出局公和里

李實夫開燈花雨樓

按黎篆鴻畢竟在那裏喫酒？原來便是羅子富的老相好蔣月琴家。李鶴汀先已知道，帶着匡二逕往東公和里來。匡二搶上前去通報。大姐阿虎接着，打起簾子請進房裏。李鶴汀看時，只有四老爺和一個幫閒門客——姓于，號老德的——在座。四老爺乃是李鶴汀的嫡堂叔父，名叫李實夫。三人厮見，獨有主人黎篆鴻未到。李鶴汀正要動問，于老德先訴說道：「篆鴻來喫總辦公館裏應酬。月琴也叫仔去哉。俚說教

倪三家頭先喫起來。」

當下叫阿虎喊下去，擺檯面，起手巾。適值蔣月琴出局回來，手中拿着四張局票，說道：「黎大人來噪來哉，教耐噪多叫兩個局，俚四個局末也搭俚去叫。」于老德乃去開局票；知道黎篆鴻高興，竟自首倡，也叫了四個局。李鶴汀只得也叫四個。李實夫不肯助興，只叫兩個。發下局票，然後入席。

不多時，黎篆鴻到了，又拉了朱蕩人同來，相讓就坐。黎篆鴻叫取局票來，請朱蕩人叫局。朱蕩人叫了林素芬林翠芬姊妹兩個。黎篆鴻說太少，定要叫足四個，方罷；又問于老德：「耐噪三家頭叫仔幾花局嘍？」于老德從實說了。

黎篆鴻向李實夫一看道：「耐恰也叫兩個局噪？難爲耐哉呢！要六塊洋錢噪哩！荒唐唐唐！」李實夫不好意思，也越笑道：「我無處去叫哉呢。」黎篆鴻道：「耐也算是老白相呢，故歇叫個局就無撥哉。說出閒話來阿要無志氣！」李實夫道：「從前相好，年紀忒大哉，叫得來做恰？」黎篆鴻道：「耐阿曉得？勿會白相